

一年一度的北京國際青年戲劇節總能在這個碩大的城市裡掀起幾個小小的漩渦。表演者來自世界各地，劇碼的品質參差不齊，最大的樂趣是在不同的劇場總能碰到幾張相同的面孔，當然，運氣好的話，也能撞見一兩出好戲。

來自香港浪人劇場的《鯉魚門的霧》就是那種需要一點運氣才能看到的戲。不像法、德等國的外來劇，劇團雖小，卻有駐外文化機構幫助推廣，也不像北京本地的演出團體，圈內朋友奔相走告，場子就容易熱絡。相比起來，他們的低調幾乎是必然。

一個在海邊長大的漁民子弟重回故里，發現一切物是人非，故人如霧中的水滴撲打在臉上，黏著皮膚，撕扯著記憶——劇本改編于香港作家舒巷城的短篇小說《鯉魚門的霧》，這位活躍在香港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也並非大名纏身，但專注於寫作老香港的人與事、窮人家的愛與關懷，為許多人挽留了寶貴的本土記憶，包括該劇的導演。

舞美是劇中最具想像力的部分，通過一塊一次性塑膠桌布的浮動與折疊，呈現霧的意境，同時也表現海，養人也殺人的巨浪，再把光把投影到布上，亦可作為閃回記憶的載體。設計者說，這塊塑膠桌布還是 2006 年在香港首演時留下，如今超市里能買到的材料都太厚，不透光，也做不出霧的輕盈。這便是心思，就像專門請木偶師做的海鷗、貓的道具也都像得很，做到相似並不難，難的還是這份心思。如今年輕人做戲，最容易沉浸在形式的快感，而忽略與內容的膠著，其實肉連著筋，皮包著骨，舞臺是個細節畢現的空間，有一點毛躁和馬虎，觀眾都看在眼裡。而在這齣戲裡，表演、道具、燈光和音樂都圍繞著“鄉愁”這個概念用力，各自飛起而又降落，融為一個妥帖、精緻的文本。卻不煽情，不用誇張的肢體和言語，只是有時使用客家話，或者說個書唱個小曲，點一支煙，任憑往事還魂。

小說原著的時代背景是 50 年代，超過了所有主創的年紀，但這些年輕人並不故弄玄虛，而是直接調動各自的生命經驗來感受劇本。這是在一個日益扁平化的時代裡重建歷史感的最直觀的方式之一，也是戲劇的意義之一。女演員在元朗長大，曾經跟著一個老太婆學過客家話。男演員從小受了愛聽粵劇的老爸的薰陶，時常想想過去，他說，每一代人都會寂寞都會悲傷，只是層次不同，那些不好的回憶都埋得很深，是黑色的。

只不過，大多數人走了便不再回頭，回頭也不會回去，尤其在香港那樣一個經歷過滄桑巨變的地方。正如全劇的結尾，最痛的時刻並不是回憶，而是返鄉，

直接和舊地對峙。這時才會明白，“鄉愁是一種愛的基本形式”，就像籠罩全劇的“霧”的意象，它阻隔人的觸覺，包裹人的視線，卻沒有形體，不會散去。